

南
唐
書
注

南

唐

書

卷

二

南唐書注卷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後主本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

其有奇表從嘉避旤惟覃思經籍

僧文瑩湘山野錄曰江南李後主煜性寬

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知國勢危削自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雜說百篇以見志山谷題跋曰觀江南李主手改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五代史曰爲人仁孝馬書曰少聰悟喜讀書工書畫知音律五國故事曰有辭藻善筆札亦有慧性宋史藝文志後主有集十卷又雜說二卷

歷封安定郡公鄭王

馬書淮上兵起為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文獻太子卒徙

吳王五代史曰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太子封吳王以尙書令知政事居

東宮江南野史曰周世宗怒不割地帥眾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眾獵於野歎曰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元宗十九年立為太子元宗南止嗣主聞之因立為後

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唐餘紀傳曰張

洎始筮為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諡宣武洎上書謂世子之職在問安侍膳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

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覘知中主猶衛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諡曰文獻洎由此遂為

中主所識拔登朝以文學授館職累擢中書舍人北苑有清輝殿洎與徐遊為學士澄心堂建亦預機密於其

中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所趨馴異情好頓衰佑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後佑抵罪死洎

頗有力焉江南內附貢奉事與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卿喜其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

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去之喬歎惋自縊死後主北遷洎隨入朝太祖責曰汝教李煜不降

使至今日因出泊所草召援兵蠟書示之泊謝曰書實臣所爲大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爲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請用爲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泊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卽以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泊聞之爲少屈然以巧宦竟至參知政事泊初爲寇準所薦奉準甚謹繼知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其險誠如此至道三年病卒宋史曰張洎泊州全椒人曾祖洎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椽泊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宣武泊議以爲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爲稱旋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泊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卽薦泊爲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歲滿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泊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泊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泊獨得預爲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子甚厚泊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卽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

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迫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
 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
 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迫攜妻子及橐裝自便
 門入止宮中紿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
 氣絕泊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即死又
 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
 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
 城日迫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泊頓首請罪曰
 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
 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
 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
 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
 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
 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
 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泊求見廷辨上以其儒生不責以
 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
 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
 臣言事泊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爲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諡忠懿泊時判考功爲
 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
 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
 夷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

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
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於天壤處崇高
之富貴絕繼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諡
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
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
若勵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
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
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
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
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
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
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
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
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
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一無目牛之
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
亢無悔卽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泌擅改公奏罔
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
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泌學識甚淺敷陳無實尙
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遷爲太僕少卿
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
修撰判集賢院事羣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

人修正入閣舊圖泊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
 泊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奉
 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廷東西立定俟正班入
 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
 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
 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
 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
 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
 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
 遇陰霪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
 事卽特開延英以對或夷蠻人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
 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
 而起聽天下之政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
 焉亦聖人之謀訓儻君父過勞於上臣子緘默于下不
 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
 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
 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
 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人貢勳臣歸朝亦特
 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
 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泊得之上表
 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羣臣上章獻文朕無
 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

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
語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
得爲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
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
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爲榮俄判吏部銓劉昌言對選人上
顧之語眾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尙苦學江東士人
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
郊祀覃慶遂改焉俄奉詔與李至范杲張昞同修國史
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
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
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
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旣而易簡罷卽以洎爲給
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年少新進氣銳思欲其歸附已
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
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
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
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
知其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善待之上
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鄧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
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煜
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

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
 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
 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
 事言繼先率百萬眾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
 事趙瑫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
 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
 議望許其爲一狀陳其利害泊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
 弼上有過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許謨之體端曰泊欲
 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
 泊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
 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泊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
 泊語之曰卿所陳朕不能曉一句泊惶恐而退上召同
 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語曰張泊上言果爲呂端所料
 朕已還其疏矣泊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
 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泊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
 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踏於上
 旬日罷未幾泊宿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踏於上
 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
 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鳴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
 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爲京官泊風儀麗落文
 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疊
 疊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旣歸朝貧甚泊猶句

索之煜以白金頭面器與泊泊尙未滿意時潘慎修掌
煜記室泊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疏之煜
子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泊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
人有言仲寓蒲博如故泊遂與之絕交及仲寓死鄧州
葬京師泊亦不起弔與張泌議事不協遂爲仇隙始以
從父禮事泊亦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
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內侍裴俞副之上覽
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泊慙
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沾倚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
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
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泊有文集五十卷行於
世職官分紀曰張泊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
易簡秉政泊旦夕攻之既而易簡罷以泊爲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泊掌考功爲吏
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泊夙夜
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於角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
重之因召與語泊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遂
兄事之極口誇泊於上上漸欲進用又知其在江表日
多讒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潘佑泊預謀心疑之又
詔尹熙古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煜忿
佑諫說太直爾非泊也自是洗然遂擢用益準推挽之
也旣同秉太政準亦忌之泊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

準無所參預王公四六話云張洎參政事江南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儒林公議曰太祖旣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又洎有賜第在金陵至道主奏牋六月元宗殂太子嗣位於金陵中捨爲壽寧寺五國故事作七月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南唐近事二十九日襲僞位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後主嗣位初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惡之及赦境內尊鍾后宋陷金陵以補闕楊知讓首知府事

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景遷爲江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

中書侍郎馮延魯如京師奉表陳襲位

宋史表曰臣本於諸子實塊非

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

徒因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

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

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

罰遂玷纘承因顧青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

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恐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

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

及陛下顯膺帝錄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炤臣既

嗣宗祐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

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

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

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

得從安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弊土近似深讐猶恐

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

結釁嫌撓干旒展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

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

安危懇貢金器二千兩銀器

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

二萬兩紗羅絹絲三萬匹

詔馬書曰七月罷諸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

注曰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

公吏之擾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金陵新志曰賜絹三

千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金陵新志作王仁瞻來賀襲位

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

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

水戰馬書是年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史黃延謙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度使中

書令晉江王劉宋史作留從效卒五國故事曰劉從效泉州

安張漢恩陳洪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建

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效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

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從效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

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亡名請入省疾而從效危篤乃以關路之從效死即立張漢思為帥以洪進

副之使王亡名出守漳州不聽又遣戍莆田亦不聽因
使眾擊之垂困送同安縣羈縻之未幾而斃泉州府
志曰留從效仕閩主王氏為本郡神機指揮使天德二
年朱文進竊國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殺紹頗迎
立王繼勳為刺史王延政降南唐從效劫繼勳入建康
自領留後嗣主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又王
氏滅汀建歸南唐而福州為錢氏所有從效以海濱之
州介於江廣吳越三國之間雖稱藩南唐實自雄據一
隅彼雖環視莫敢議者先是妙應大師黃湜槃者識云
先打南後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國既而清源果無干戈
之擾乃從效姓名所應建隆間封鄂公後以病亟乃令
從弟從口齎符印出授統軍陳洪進乾德二年朝廷命
康延澤來建平海軍特加洪進太傅泉州刺史初王潮
剽略草間盡有閩地弟審知襲位而審知又能喜儒招
賢亦一時之傑劉從效有意雄據一方陳洪子紹鑑自
進見幾而作納款天朝保其令名榮矣哉

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推金陵副使張

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

金陵新志曰七

月遣翟如璧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綺綾羅一萬匹

太祖放降卒千

人南還

馬書七月旬容尉張泌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慰喻召爲監察御史江表志曰後主

卽位初張泌上書曰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泌言頓首頓首死罪謹上書陛下臣聞行潦之水徒善利而不廣斗筲之器固大受而莫容雖欲強其所弗能亦不知其量也當陛下積服不圖嗣臨寶位百姓凝視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竦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已納隍將敬承天恩以布新命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貢干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仁重華承聖雖疆里褊小而基構弘遠矧賢智左右前後比肩繼踵以導揚丕命致康休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然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踰伯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於是申旦不寐齋沐仁思以聞庶裨陛下維新之化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盛於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復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焦勞癯瘠奄棄萬戶民旣歸仁天亦輔德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納百揆百揆納而黎民變當大行而四方理升儲位而應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修巡狩之禮陛下應宅憂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若秋霜澤如時雨泊宅憂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

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近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安矣及卽位戒愼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進諫臣除收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已愛人也如此而晁錯賈誼賈山馬唐之徒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於痛哭流涕之辭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拂聖德允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克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載大兵之後鄰封襲利之日國用匱竭民力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臣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知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銷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昧死言之夫人君卽位之始必在發號施令非秉漢文帝之心以政究人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綜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日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日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日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安黎庶七日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日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